



梁家河的岁月

□ 冉昊

梁家河,这个陕北不起眼的小村,近几年却“声誉渐隆”——“习近平下乡的地方”“习近平当大队书记的地方”。人们对它的关注似乎全部来源于此。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青年习近平成就了梁家河,梁家河也成就了青年习近平。这才是唯物辩证法的菁华。

如果摘掉这个“金字标签”,那么,褪去了华丽外衣的梁家河,到底是什么样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梁家河》,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梁家河。

重返梁家河

按常理,一本叙述历史的书,会按叙事“三要素”引出时间(1969年1月)、人物(青年习近平及其下乡同伴)和环境(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小村庄),进而展开情节。然而这本书却不落俗套,以“树高千尺不忘了根”为喻开题,形象而精炼地概括了这本书的主题,给读者以较强的视觉观感冲击。

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往往成为“文眼”,为全书立意与格局定调。“踏上这片曾经劳动、生活过七年的土地,见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始终不能忘记的乡亲,习近平深感激动的心情。”《梁家河》的头一句话,没有刻意拔高的赞颂、没有浮夸语言的烘托,甚至没有一句白描式的铺陈,一幅温暖而鲜活的图景跃然纸上,其中似乎还饱含着说不尽的往昔峥嵘……

毛泽东用一个“稠”字,道尽了革命的峥嵘岁月。梁家河之于青年习近平的“峥嵘岁月”,有如一个景深镜头,随着习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而连续跟进、次第展开:与昔日“小伙伴”们挨个儿

握手、嘘寒问暖,用陕北方言同大家拉家常,坐土炕、访窑洞、吃酸菜、叙旧情,当年的那个大队书记真的又回来了!

酸菜可以说是青年习近平的最爱,“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酸菜”。小小的酸菜里包含着大情怀,成为总书记后的习近平用吃酸菜比喻贫困地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谁送我一碗酸菜,我说我今年生活又改善了”,借此告诫党员干部一定要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为百姓干实事好事。

梁家河的知青岁月

七年的梁家河岁月,在习近平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俗话说“雁过留痕”。但当“大风起兮云飞扬”,大雁终究要随风而高飞,雁

痕也会掩埋于历史尘埃。而梁家河的这个印记,倒可能“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因为这既是一个逆境之人奋起的印记,也是一个青年人脚踏黄土、扎根一隅的印记。这印记尤其体现在习近平的“一来一去”上。

鲜为人知的是,青年习近平也经历了“两进梁家河”的过程。“一进梁家河”就是大家熟知的1969年1月初进梁家河,虽说是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可“池鱼入海”带来了内心放飞的短暂自由快乐之后,习近平也经历了“适应期”——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以及对群众的不熟悉,让“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请假返京。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被“公安”将他当作

河依然大步流星向前发展,老百姓逐渐吃得饱、穿得暖,过上了有基本保障的幸福而踏实的日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国家的农村政策好,让梁家河的发展可持续。上世纪末梁家河提出了“退耕还林”,把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改为林地,农民不用爬山种地,改为在产量更高的沟坝地耕作,生产效率提高了,收成更好了。而梁家河的林草覆盖率也逐年提升,实现了“由黄变绿”,真正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上级政府政策扶植下,梁家河发展特色农业,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农户+基地等多种经营形式,培育苹果产业和养殖产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1973年,习近平(左二)与几位北京知青在延川合影

“倒流”人口抓了起来”,让他彻底断绝了回京的念头,这才“二进梁家河”。这一次,青年习近平成长了、成熟了,安下心来扎根梁家河,逐步获得了梁家河村民的完全信任。

1973年,习近平有机会重返校园读书,但因“黑帮子弟”身份被清华拒绝,只能去读延安师范大学。换作平常人,或许也就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因为再不济,这也毕竟是一所正规大学。然而习近平或许天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果断放弃并于1975年再次报考清华,最终如愿以偿。

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青年习近平而言,梁家河就是一所学校,教给了习近平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决心。正如后来习近平所言:“(梁家河)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梁家河的三个截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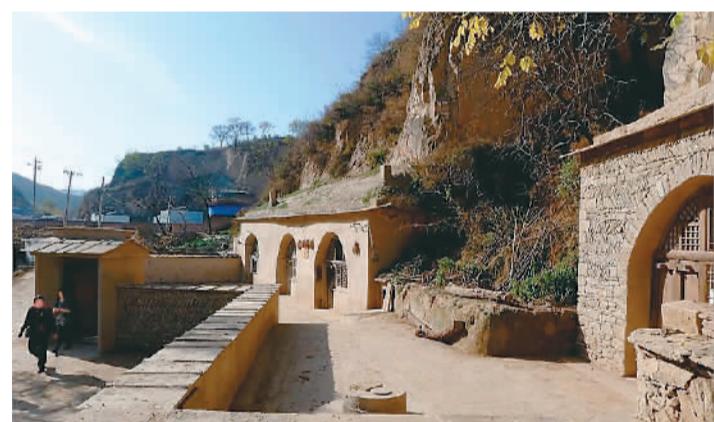
习近平担任大队书记时的梁家河,一穷二白,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山顶洞”。而今的梁家河,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种变化和青年习近平既有关、也无关。说有关是因为当年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梁家河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建淤地坝、修沼气池,着实出现了一番新气象。说无关是因为在习近平离开之后,梁家

政府的民生兜底,让梁家河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国家的新农合(农村医疗保险)和新农保(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也落地到了梁家河,这里的村民都纷纷参保,由此一来,生病花钱政府能管一部分,年纪大了政府还给养老金,逐步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让年轻人能够踏实地外出务工、老年人能够安心地在家养老。此外,通过移民搬迁,梁家河村民从土窑洞搬进了新楼房。虽说可能还有点不适应,但居住条件确实得到了改善。

梁家河之变,代表了在国家几十年来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一系列大政方针指引下,千千万万个梁家河的变化。今天的梁家河,或许正是明天的“张”家河、后天的“李”家河。正如习近平所说:“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因此,梁家河后来发展与青年习近平的“无关”之中,恰恰包含着“有关”。

或许正是梁家河的酸菜、梁家河的印记和梁家河的变化,成就了青年习近平,这些,也共同构成了眼前这本《梁家河》的三个截面。如果说酸菜是一种滋味,意味着体察群众之所想、体味民生之多艰;那么印记就是一种品格,代表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永不被挫折所击倒的坚强意志;而变化则是一种信念,体现了这个伟大民族经风霜、历曲折却终将复兴的必然趋势!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北京知青当年居住的窑洞



6月2日,《水墨丝路》中俄文对照本(新世界出版社)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展览馆举办。

作者冯一束曾任中国驻陆上丝绸之路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在书中,他用简洁的文字和亲身经历勾绘出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变迁和民族风情风貌,讲述了中国文化与沿线国家的交融,理性而认真地思考丝绸之路的复兴。

值得一提的是,他创作的水墨画插图以特殊语言表现了欧亚文明的多样性。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王开文在发言中指出,《水墨丝路》一书“以新欧亚大陆桥为地理索引,以从北冰洋到印度洋、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之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往为主线,跨越中国同亚友好交往千年历史,阐述了‘一带一路’构想的文化依托,印证了‘上海精神’形成的历史必然。”

与图书同名的“水墨丝路”主题画展同期开幕,均为冯一束作品,部分画作曾入选国家级展览。(苏丽娅)

读志断想

□ 任英康

加了铁路、航空,对手一个比一个狠厉。于是,出门仰仗水路,变成了老人口中的传说。

这又何尝仅仅赤坎。水上飘摇,几乎是“集体记忆”。稍近点距离,船行小半天,更远些地方,费时三五日。光阴不紧不慢地流逝,足够你碰上不同的人与事,见识不同的物与景。贩夫走卒,便编排成抹不去的故事;文人雅士,便吟诵出流传久远的诗文。然而,从前走几天的路,如今瞬间抵达,节省下

来的时间,又不晓得干了些啥?

一茬茬赤坎人,飘洋过海,劳作在异域他乡。攒起的一笔笔血汗钱,最终是要拿回“老家”奉养父母妻小的。需求撩拨商机,1898年,镇上一家油糖商行,开风气之先,兼营外汇汇兑,百姓无不称便。1902年3月,大清邮政局挂牌营业。1929年电话公司成立,稍后电报收发处开张。内外之贯通,活画出活跃、繁盛的侨乡。

记得初次游历纽约长岛,朋友



开平碉楼

先前的书

□ 苗连贵

电子书时代,我想起先前的老书。

先前的书像个旧园,使我们在飞奔的时代,有个歇脚的所在。进去,或倚亭发呆,看庭花园草,或坐在山石,与前朝人物晤面,抱膝清谈。

先前的书,单看封皮,就知道印书者旨趣的高下。一本有品位的书,大都装帧朴实,颜色呢,有天青色的蓝、水草色的绿、鹅脂色的黄、晚霞色的红……饰以素净的暗花,即令有人物图画,也是“轻描淡写”,浅浅匀匀,若隐若现。朴实、清雅,内敛含蓄,是那时书籍的普遍风格。翻开内页,纸色已经泛黄,像经霜的树叶,年份愈久,色泽愈陈,却仍然字黑如漆,粒粒如豆。文字不老。

先前的书多有前言、序或跋,无异一位谦和的长者,导引我们进门,迈上台阶,登上堂入室。进去,与古贤对话,感觉直面师尊,其音娓娓,其容蔼然。

先前的古文书注释,有的比正文还占篇幅。1980年版王实甫《西厢记》,一折戏词,正文两页,注多达五六页。手头这本《聊斋志异》的注释,诸如“黄钟长弃”“委禽妆”“康子”“衙官屈、宋”等等,无不涉猎广博,读这样的书,所得就不仅是正文了。那些注释不单有生僻字注音、释义,还有考证、评述,串解疏通,条分缕析。可以想见注者楚辞继晷、穷经皓首之貌,倾注心血!

先前的书,书价委实低廉得可怜。在林林总总的商品中,最便宜的,我以为就是书。这本《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正文加注释,28万字,身价几何?1块钱人民币。先前普及性读物,许多都往小里做,略大于手掌,携带方便,读着省力,也更省钱。一本《苏东坡诗词选》0.21元,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0.18元,不及一张电影票钱。书价精确到分,不让买书人多掏1分钱。先前的书,是为读书人印的书。

当年最大众化的娱乐是电影。在电影与书之间,我往往选择电影。不是不爱看电影,而是觉得声光电影是虚拟的,看后两手空空,顶多存在于记忆中;而书是实实在在的,闲时拿起,忙时放下,永不弃我,直至地老天荒。

那年月,有些书须彻夜排队才能购得。我吃不了那苦,巧的



是老婆能买到书。老婆不喜读书,偏有个在书店的朋友。老婆看重的是柴米油盐,却一本一本给我买书。这本《聊斋志异》就是老婆“开后门”给我买的。

《说文解字》也是老婆买的,不便宜,7.4元。老婆买下它,是与一套漂亮裙装之间取舍的结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精装本,布封封面,有着沉稳的绿色,镌着古雅的金字,显示出辞书严谨、正气、权威的风格。我现在拿起这本书,有时觉得是一面镜子,照见老婆身着旧衣敝裳的背影,从我模糊的泪眼中远去。老婆“走”时也没有两件穿得出去的衣衫。

妹妹知道我爱书,电话问我,有几本世界文学名著要不要?不惮几百公里之遥,我当即买车票。书到手了,一本《茶花女》,一本《德伯家的苔丝》,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一本《约翰·克利斯多夫》。都是旧书,边角有卷折,脊背有裂纹,但对我来讲就是新书。我的欢喜自不待言,“不啻穷儿暴富也”。鼓鼓实实背回家。这四位“重量级人物”,为我简陋的书柜生辉、增色。

好书一定值得反复读。一本薄薄的《浮生六记》,初读,有些文句也读不大懂,再读,读通了,觉出些味道。如今又读,深感其“凄艳秀美,怡神荡魄”。书中“茶熟香温,花开月上”的情景,与大观园何其相似,难怪有人称之为“小《红楼梦》”。其文句之清纯、简静,意蕴之隽永、深沉,尚在其次。

先前的书,绝不是一次性朋友。愈读愈爱,愈觉得好,愈感其“包浆”深厚。

电子书时代,我面对书柜里列队齐整的书,心生爱意;书亦沉静地看我,相视两不厌。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赤坎风景

介绍,衡量一座镇子悠久与否,就看建镇之初,有无“鸿雁传书”的设施。果不其然,一路走过,凡让人觉出裹满岁月风霜的村落,皆有邮政建筑,铭牌上无不标示着上世紀初或上上世紀末的竣工时间。依此参照,时光倒回去百十来年,中国的赤坎与美国的长岛,几乎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赤坎一带流行的民谚,因气象诡异,关乎天势与农事颇多,如“清明雨,谷雨秧”“寒露三朝,过水寻桥”;又因交际活泛,涉及人情与世故不少,如“入屋喊人,入庙拜神”(为人之要),“枕上教妻,席上教子”(男权之态),“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夫妻之道)。百姓日常口语中,将上学称为“返馆”,将穿衣说成“着衫”,显然是古朴民风的体现,更是传统文化的积淀。

赤坎亦可观照中外文明的交汇。1897年,法国教士开设西医诊

渐入佳境的阅读中,时有奇妙冲动。恍如置身于一座素朴古旧的宅院,登堂入室,进得年代各异的房子,入眼岁月变迁的风景,遂不由自主生出心绪波动的感怀。